

## 徐霞客文化·书评

## 《夏日走过山间》

◎ 周维强



这是一册活泼可爱的游记。

我们爱读游记,是因为人类的天性里有着对远方神秘或陌生的事物的好奇和兴趣。

我们读游记,最不爱看的有两种,一种是靠抄一些景点介绍之类的文字来敷衍成篇的,一种是山水风物还没说清楚,就急着发议论抒胸怀。我们为什么不爱看这样的游记呢?因为游记总得让没去过的人读了,开开眼界,增加点见识,获得些乐趣;或者让去过的人再得到一点“温故知新”的快感。所以写游记得有自己的眼光,有自己的旅行心得,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叫人乐意读下去。

《夏日走过山间》就是一本有个人心得、有自己眼光的生机勃勃的游记。这是作者在美国加州内华达山区旅行的见

闻,全书由“伴着羊群,越过山麓小丘”“花园般的营地”“湖畔松林”“有朋自远方来”“峡谷月色”等11个章节组成。书中以优美而朴素的文字描述了当地动植物与自然美景,记录了旅行趣事。字里行间满含着对大自然的热情、珍爱与赞叹。在“优胜美地”这一章里,他写了与棕熊、青蛙等三个动物的有趣的相遇,他说棕熊是“在如伊甸园般美好的树丛花园中,就像一颗精力充沛的粗犷巨石”;他写青蛙:“像一道快乐清新的电火花,像孩子的笑声一般使雄伟庄严的山峦显得生动活泼”……这样的文字是从一个有良好的修养、满怀对大自然的热爱旅行家笔下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。书中还穿插了20余幅本书作者画的风景写生。

这册游记值得我们阅读的还有一个背景是,它的作者约翰·缪尔,享有美国“国家公园之父”的美誉。缪尔本是苏格兰人,少年时随家人移民至美国。大学毕业后,以打零工的方式四处旅行。1874年起(这一年,他大约36岁),缪尔写作了有关内华达山区的一系列作品。与此同时,缪尔和友人又致力于推动优胜美地与大峡谷国家公园(它们就位于内华达山区)的建立。缪尔因此拥有了“国家公园之父”的称号。内华达山区的生态所以能完好至今,是跟缪尔的努力分不开的。这是一位生气蓬勃、富有想象力、善于发现大自然之美的旅行家。缪尔直到1914年去世之前,始终不渝地在为自然保育而奋斗。(《夏日走过山间》译者 陈雅云 三联书店 1999年出版)

## 《走,爬山去》与徐霞客同游杭州山水

◎ 回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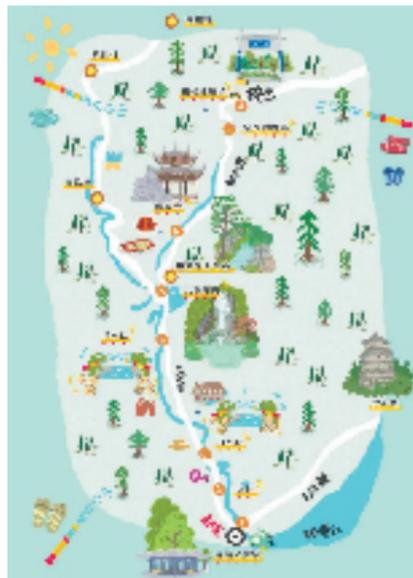
《走,爬山去》这本小书历时18个月的反复琢磨,终于在今年仲夏之时问世。很多朋友看了封面上郁郁葱葱的茶园树林,都说很有冲动马上出门爬山

去。每每听到这样的反馈,我都会心一笑,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所在。

历史上比较系统性地写西湖群山风景的书,明人张岱的《西湖梦寻》算得上一本,对我的写作影响颇大。张岱生活于明清交替的历史阶段,作为博览群书的宦宦子弟,年轻时歌舞升平,游走于杭州的各处风景之间,与达官显贵如花美眷同游同乐,各色美景与八卦趣闻简直是信手拈来。直至山河破碎,家道中落,他一人远离城嚣隐居于茅屋之中,竟然回归了最质朴的生活状态,自己动手勉强温饱之余,笔耕不辍,把脑海里的西湖风景编撰成书。这样的人写西湖,写的可不光是景色了,还有怀念故国山河的悲怆之情,以及回忆里那些仿佛昨日发生的鲜活人物和他们的奇闻轶事。语言风格简洁又犀利,一篇文章不过寥寥几行字,但是看完就是有种魔力,让人怔在原处,回味无穷。再去看那处风景,已经不单单是风景了。

在写作过程中我还认识了另一位大家,那就是明朝著名的“旅行博主”

徐霞客。徐霞客这位比我年长400岁的前辈,靠一己之力行走大江南北。很有意思的是,他仅有几次来杭州的记录里,竟然会径直找到了下天竺寺院旁的“三生石”。三生石传说最早记录在北宋初年的《太平广记》卷三百八十七《悟前生·圆观》,叙述的是唐代天宝十四年(755)洛阳名士李源和惠林寺高僧圆泽重友情、讲信义、三生践约的美好传说。到了北宋元祐四年(1089)苏轼游天竺时想起李源和圆泽的故事,挥笔写下《僧圆泽传》,是为苏东坡作的十篇传记中的一篇,由此可见他对两人友谊的赞赏之情。苏学士亲自下场写传记,也使得两人的故事再次在当时广为人知、大放异彩。而这段佳话想来在明朝也依然流传甚广,以至于徐霞客游天竺时特意“到此一游”。相比于当时,如今知道“三生石”传说的人并不太多。愚钝如我,在天竺这条路上走了20年,竟是在最近几年听好友说起“三生石”典故,才专程与好友前往拜谒留念。我在书中特意提到了这一处地方,还在



▲手绘杭州旅游图

手绘地图上也做了相应的标注,希望更多对这一段传奇往事感兴趣的朋友们前去打卡。(《走,爬山去》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5年5月)

不愁山欲暮 共与水争先  
——兰洪海《霞客行·桃花涧》浅析

◎ 吴建明

“……巧树皆垂臂,危岩并倚肩。石牵绉作幕,松滴翠为钗。隔坞飞云屣,凌空驾铁船。不愁山欲暮,共与水争先。何必寻三峡,还须受一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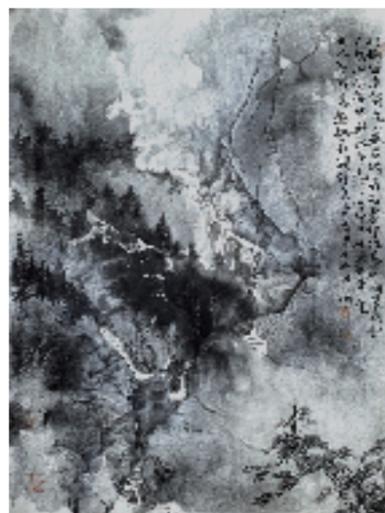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于崇祯三年(1630年)创作的五言律诗《游桃花涧》之诗句,他用极具性情的文字描绘了江阴县香山东麓青龙岗桃花涧涧水奔涌、峡谷幽深的景色,对瀑之雄浑、声之激荡、石之清奇、涧之森然予以诗化,体现出文字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
清乾隆《江阴县志·山川》载:“香山左岗有涧数十丈,夹涧绯桃四植,名桃花涧。”据记载,徐霞客曾三游桃花涧,并留下了这首210字的长诗。作为一

位画家,如何去理解和还原千年前的诗作者对桃花涧的感受,无疑很具挑战性的。这里不仅有时空和知识结构的隔阂,还有由场景、文字到图像的转换所带给人的疏离感。当然,事物具有两面性,它同时给予了画家足够大的想象和发挥空间。

本件作品用笔并不繁复,作者仅以洗练的线条勾勒山石和青松,表现出山体大的结构关系,对松树的描写也点到为止,真有点惜墨如金的味道。如果国画作品中的线条是骨,那么水墨显然是其肉。相对于线条的洗练和精简,本作品在用水、用墨上如同桃花涧水一般,一发而不可收。那一份徐霞客眼中流经千万年的涧水,经画家的恣情演绎,让作品

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那梦幻般的湿度和诗意。包括那代表力量和结构的线条,都因此有了委婉的一面。因水的大量运用,加上泼墨、冲水和渲染诸法的交替运用,使画面呈现出空灵、迷蒙的诗化效果。另外,作者为了强化桃花涧主体与环境的关系,用留白法交待出涧流走向,蜿蜒曲折,破云穿林,出没于深山绝谷之中,与山体、森林形相对应,形成了强烈的黑白对比,体现出笔墨间刚柔相济的逻辑关系。由于作者在用水和线条上有极好的把控能力,故即便开合极大,在表意和诗境重构上做到了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,整个画面在不确定性和必然性上得到很好的统一,受到了观者的重点关注,甚是难得。

▲兰洪海《霞客行·桃花涧》  
76cmx46cm 纸本设色 2025年创作